

金箭行动

张长怀 郝 敏

7.5



I247.5
866

3

一箭行动

张长怀 郝 敏

BK55/23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故事是环绕打击一个铁路上的盗窃集团展开的。细节新颖曲折，结构安排巧妙，通篇故事一气呵成。尤其给人印象深的，是书中的人物。这里有在自卫还击前线、反盗窃战线上勇敢拼搏的青年战士，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又受害又犯罪的畸形罪犯，有披着领导干部外衣却盗窃国家财富的黑帮集团头子。作者描述了各个人物不同的思想、感情、动机和他们迥异的结局。书中所展现的某些因果，很值得读者深思。

金 箭 行 动

张长怀 郝 敏

责任编辑 本 之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625印张 151千字

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6,0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376 定价0.6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(1)
第 二 章	(19)
第 三 章	(28)
第 四 章	(45)
第 五 章	(61)
第 六 章	(75)
第 七 章	(96)
第 八 章	(113)
第 九 章	(122)
第 十 章	(133)
第 十 一 章	(151)
第 十 二 章	(179)
第 十 三 章	(202)
第 十 四 章	(216)
第 十 五 章	(229)
尾 声	(240)

第 一 章

一九八一年初冬时节的一天傍晚，在省城西郊广阔的原野上，沿着笔直的柏油公路，开过来一辆北京牌吉普车。车上坐着两个青年人，开车的是铁路局公安处二科的侦察员王刚，坐在一边的是他的好友、柳州铁路局公安处的侦察员杨铁欣。

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形，一对好朋友，性格气质却完全相反。王刚和杨铁欣就是如此。从外观看，王刚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除了他那双灵活的眼睛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都显得老成持重、谨慎矜持。杨铁欣可大不一样，他热情活泼，瘦削的脸上总带着笑意，修长健壮的身躯从头到脚都给人以热腾腾的感觉；大概是精力过于充沛的缘故，他连老老实实在坐着都办不到，宽阔的肩膀不住地摇晃着，嘴里轻轻哼着西班牙《斗牛舞》的旋律。

“行啦，别摇晃了，车子都快让你摇散了。”王刚嗔怪地斜了他的好友一眼，“瞧你高兴的，哪儿那么多喜事。”

杨铁欣嘻嘻地笑着，拉紧皮夹克的领子，咕哝道：“不成啊，你们北方怎么这么冷？我可呆不惯。行行好，快点让我回柳州去吧。”

“你还怕冷？我看你身上那股子邪劲不知怎么使好了。你呀，过了冬再回去，多冻几天吧。”

“坏了，本来就瘦，再一冻，更得瘦了。”杨铁欣低声叨叨着，把头探出窗外，让寒风尽情地吹拂他的黑发。

王刚也忍不住笑了，性情幽默诙谐的漂亮小伙子总是惹人喜欢的，虽然王刚一向认为，身为侦察员就应该不苟言笑、刻板严肃。在他看来，杨铁欣最大的缺点也就是太活泼了；不过人无完人，凭着杨铁欣业务上的成绩，有上一星半点的毛病，也还可以原谅。无论如何，老朋友在侦破方面的干才，的确使王刚心悦诚服。

杨铁欣千里迢迢来到省城，是帮助王刚他们破一桩铁路上的凶杀案的。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之后，凶手终于落网了。杨铁欣本来急着要回柳州去，但路局公安处的领导希望他搞一个短期训练班，给处里的新干警们传授一些业务知识和经验。杨铁欣起初是坚决推辞，他觉得以他的资历而论，是没有资格办这种“班”的，但架不住人们的盛情，他只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。不想半个月过来，训练班很顺当，年轻的老师和同样年轻的学生们处得很融洽；杨铁欣甚至对这些学生产生了某些感情，不急于回南方了。他倒愿意训练班办得长久一些，可以在这座北方古城里多呆几天。

到这里，我们得讲实话了，杨铁欣之所以突然对此地留连起来，当然不是因为那些训练班的小伙子，真正吸引了他的，是省城里的一个漂亮姑娘，好心的王刚把她介绍给了杨铁欣，小伙子被姑娘迷住了，他沉浸在热恋之中。

姑娘叫陈丽娟，是省城文物研究所的管理员。那可是个了不得的女孩子。她容貌的秀丽自不用说了。杨铁欣走南闯北，在东北插队，在广东服兵役，很见过一番世面，但他很少见到象陈丽娟这样俊逸超群的姑娘；然而更加吸引杨铁欣的还不是陈丽娟的丰盈身姿，真正使他叹服的是姑娘对生活的追求。陈丽娟热爱天文科学，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攻读天体物理学。今年秋天，她写了一篇有关天体演化的论文，寄给了著名的天文学家朱明哲教授。朱教授看了以后非常兴奋，认为陈丽娟完全够一个研究生的水平，他破例让姑娘试答了一下考研研究生的卷子，成绩果然合格。老教授决定打破常规，收陈丽娟当研究生；他远行千里来到省城见陈丽娟，过些日子就要带她走了。青年人谁不渴望爱情呢？在生活中突然得到了这么一个出色的女朋友，杨铁欣能不惊喜若狂吗？他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发展，不足半个月，两个人已经如胶似漆、鱼水难分了。今天晚上，杨铁欣就准备到陈丽娟家中去。此时此刻，他只恨吉普车走得太慢，简直想身生双翅，立刻飞到陈丽娟身边。

吉普车驶过一座拱桥之后，前面的公路和铁路并到了一起。初冬时节的傍晚，远近的一切都隐到了暮霭与暗雾的后面。无论是村落还是森林，都化成了疏淡的清影，给人以朦胧的感觉。唯有那扑面而来的无尽头的钢轨，在寒气中反射着冷光。

王刚斜了杨铁欣一眼，一看到他那温顺的目光，就猜到他在思念陈丽娟了。王刚用胳膊肘碰碰他，打趣地说：

“老弟，什么时候请吃糖啊？”

“什么呀？瞎扯。”杨铁欣脸红了。

“这还不好意思。早晚还不是那回事。”王刚哈哈笑着，他还要开口，远处一声汽笛长鸣，打断了他的话头。

是一列货车从后面追上来了。

杨铁欣扭头朝后面望去，跟上来的是一趟盖车，从车轮那轻快的“哐当”声来判断，车上装的不是什么重东西。雪亮的灯光柱沿着铁轨滑过来，穿透了沉沉的雾气，照亮了前方的一切。

杨铁欣最喜欢看火车疾驰了。从小时候起，他就时常守在铁路旁，望着那一列列钢铁长龙在面前呼啸而过。不知为什么，每当他听到车轮和钢轨的撞击声，每当他感受到列车驰过时激起的劲风，每当他脚下的大地在簌簌发抖时，他的心中总是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。他常常想，人生的节奏如果能象狂奔的列车就好了，高速度，有力量，不停地向着新的目的地进发，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。

红色的巨轮一闪而过，车头超到杨铁欣的吉普前边去了，一阵旋风扑来，刮得脸上冷嗖嗖的。杨铁欣下意识地数起火车头拉的车皮来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刚数到第四节，他忽然一激灵，他清楚地看到，在那车顶上，有一个人影。杨铁欣心里打了个旋，不对，好好的人呆在车顶上干吗？他再仔细张望，人影又消失了。

“小王，车顶上有人。”杨铁欣在王刚肩上拍了一下。

“哪里？”王刚警觉起来。

“第四节上。快，赶上去。”杨铁欣心中已经有了主意。

王刚换了档，吉普车一声吼叫，转眼之间就超到了货车头前面一百多米处。

“停车！”杨铁欣大喊一声。

王刚猛地刹住车，诧异地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杨铁欣推开车门，跳下去，扑上路基。王刚突然明白了，慌忙喊到：“回来，小杨，危险。”

他的话晚了，庞大的车头呼啸着一闪而过，他只看到杨铁欣象一支箭一样射了出去，挺身一跃，手已经抓住了驾驶室的扶手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小伙子稳稳地站到了扶梯上。王刚吓出了一身冷汗哪，他抱怨杨铁欣太不知深浅了，跟火车开玩笑，那不是玩命吗？他马上驱动吉普，追上去。

杨铁欣可不知道王刚在怎么骂他。他站在扶梯上，说不出的高兴。在部队里的几年，他练就了一副矫健的身手，堂堂一米八以上的汉子，得了个“雨燕”的雅号，象这种飞车上下的把戏，在他来说实在平常；复员之后，他还以为这套本事没用了，不料想今天又找到了用场。

驾驶室里，司机正在跟司炉闲谈，冷不防见车门口出现了一个人，两个人都吓了一跳。司机从座位上蹦起身，抓起一把扳子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干什么？”

杨铁欣赶紧笑道：“别误会，同志，我不是坏人，有事。”

司机是个中年汉子，他又惊又恼地说：“再有事也不能扒

车呀，你活腻了？”

一身油污的司炉是个俏皮小伙子，他惊奇地望着衣冠楚楚、神情严峻的杨铁欣，看不象坏人，便说：“哟，这位同志还真有能耐呀，会这两手。”

杨铁欣急忙说道：“你们没看到吗？车顶上有坏人。”

司机和司炉一愣，他们来不及开口，便和杨铁欣一块儿上了煤车。司机打开手电朝后一看，瞧见了，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正胆战心惊地缩在车顶上，一双贼眼盯着他们。

“你们等着，我去抓他。”杨铁欣脱下皮夹克塞给司机，几步跨到煤车尾部，准备跳到和车头相挂的第一节盖车上去。

司机一把拉住他，紧张地说：“不行不行，小伙子，这太危险，这中间这么宽，车皮又来回晃，稍一失脚……”

“放心吧，老师傅。”杨铁欣笑道，“你这走直线的火车，总不比横冲乱撞的坦克凶吧？”

他后退一步，“嗖”地一下，跳到盖车上，敏捷地朝后面冲去。

在第四节盖车上的那个家伙一见杨铁欣，顿时慌了。他转身想往后面的车上跳，车身一晃，他又赶紧趴下了。杨铁欣连蹿带蹦，转眼间到了第四节车皮上，扑到他面前，喝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饶命饶命，我有罪……”这个吓散了架的青年人跪在车顶上，连连给杨铁欣作揖。

杨铁欣老练地在他身上搜了一遍，翻出一把匕首。



“好哇，你还有这玩意儿。”杨铁欣冷笑一声，令他解下鞋带，然后接过带子，神速地把这个人的胳膊扭至背后，用结实的鞋带把他的左右手大拇指紧绑在一起。

“我坦白，全坦白。”歹徒忽然嚎了起来，“不是我要干的，是他们逼我的呀，铁公鸡要我们劫朱光英，老三是打头的，我是个碎催（注），刚入伙儿的，我叫狐狸。”

杨铁欣一愣，追问道：“什么？你们劫谁？”

“朱光英，省城文物研究所的。他请假回白马山老家看母亲，铁公鸡就让我 and 老三在路上劫了他。”歹徒连连磕着头，“事情都是老三干的，我可没动手哇。”

杨铁欣拧起眉毛，文物研究所，那不是陈丽娟的工作单位吗？他紧追了一句：“朱光英？他在那儿？”

“后面的敞车里，老三看着他哪。”

杨铁欣朝列车后部望望，那里果然有几节敞车。他瞪了歹徒一眼，喝叱道：“你在这里不许动！要不愿活了，你就跳车！”

“不敢不敢！”歹徒紧趴在车顶上不动。

杨铁欣蹲下身扎紧鞋带。王刚的吉普车这时正好和他在的四号车并行，他朝王刚挥挥手，喊道：“车上出事了，歹徒劫了小陈单位里的人，我到后面看看。”

“小心点！”王刚也朝他挥着手。

列车的速度慢了下来，大概是司机为了使铁欣安全一

注：北方土语，打杂的意思。

些。杨铁欣趁机跳过一节又一节车皮，直奔敞车而去。

敞车挂在靠近尾部的位置上，车厢内没有货物，是空的。杨铁欣来到和敞车相接的盖车上，朝敞车里望望，发现车板上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人，除此再没旁的动静。杨铁欣心里冒出个问号，被劫的朱光英和劫人的老三，这里应该有两个人才对，怎么只有一个呢？为什么又躺着？

“老三！站起来，你的同伙被捕了！”杨铁欣试探地朝那个人喊了一声。

那个人不应声。杨铁欣等了等，又喊道：“是朱光英吗？你受伤了？”

那个人还是不吭声。杨铁欣起了疑，他借着薄暮的余辉仔细一看，才发现那个人的额角上流着血，脸上凝结着惊恐的表情，眼睛死瞪着。杨铁欣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事情很明显，那个人的生命已经结束了。他立刻想跳到敞车里去看看，转念一想，又觉着不妥。从盖车顶上跳到敞车里倒不困难，要再上来可就办不到了。万一前面被抓的歹徒再有个差池，岂不糟糕。

王刚的吉普车此刻又到了他的下面，王刚问道：“怎么样啦？”

“出大事了。”杨铁欣蹲下身，双手按在车顶上，朝王刚喊：“敞车里只剩了一个，已经被打死了。不知是谁。你抄近路先去车站，安排一下吧，我在这里守着。”

王刚咒骂了一句什么，同意了。下一站就是省城南货车站，由于爬坡的原因，铁路需兜一个大圈子，公路却直插货

车站。王刚驱车先走了。

初冬的傍晚，寒风一阵硬似一阵，刮得人脸生痛。杨铁欣坐到车顶上，点上一支烟，望着敞车内的亡故者。他心里很不自在，刚刚帮王刚他们了结了一桩大案，眼前又出了事。他猜测，一定是在自己抓车顶上的歹徒时，绰号老三的歹徒杀害了朱光英，跳车逃跑了。可怜这个朱光英，他怎么能料到，他的白马山探母之行，竟会是他的生命终点呢？现在的问题是，歹徒们为什么要劫持朱光英呢？

十几分钟之后，长长的货车吼叫着开进了南货车站，在四货台旁停下了。灯光下，王刚和路局公安处的几个同志已经守在一辆铲车旁了。

杨铁欣跑回前面，朝被捕的歹徒喝道：“走吧，下去。”

歹徒哭丧着脸，走在杨铁欣前面，来到火车驾驶室里。中年司机不安地望着杨铁欣，问道：“同志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死人啦！”杨铁欣懊恼地应道，在歹徒背上推了一下说，“这小子，劫人的强盗！”

司机和他的助手惊讶地望着双手反绑的青年，没再搭腔。看来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在他们的车上会发生这么大的祸事。

列车顿了一下，一个拿着信号旗的老头儿朝机车跑来，朝中年司机喊：“胡大车，下来吧，你算赶上了，没你事了。公安处的同志要把敞车摘下来检查。”

中年司机叹息一声，指着歹徒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这小子，干什么不好，非当土匪。”

杨铁欣等人下了机车，王刚和同志们走了过来。杨铁欣发现王刚的女友杜芳也来了，那是个很干练的女同志，据杨铁欣所知，她在公安处的资历比王刚还略长一些。

“小杜，你怎么也来了，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”杨铁欣关心地问。

“你又发现了新大陆，我能不来吗？”杜芳应道。

王刚请司机和助手先到车站保卫科坐坐，以便了解情况，接着打量了歹徒一番，对杨铁欣说：“先让他看看死者是谁吧。”

杨铁欣点点头，他们给歹徒带上手铐，然后带着他走到敞车旁。杨铁欣喝道：“喂，看看死的是谁。”

歹徒伸长脖子朝里面瞧瞧，忽然打了个哆嗦，脸色变得煞白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老三，这是老三，不是朱光英。”

杨铁欣和王刚闻言愣住了，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王刚厉声问道：“那朱光英那儿去了？难道是朱光英打死了老三，跳车跑了？”

“不能啊。我们，啊不，老三把朱光英绑得很紧，装进了一条麻袋里。朱光英不能……”歹徒也有些惶惑了。

杨铁欣咬住嘴唇，紧盯着歹徒，他感到事情大有蹊跷，老三把朱光英装进了麻袋，结果倒是朱光英踪迹全无，老三反而丧了命。王刚决定先检查一下敞车，他让人带走了歹徒，要调度赶快把敞车摘下来。

一阵忙碌之后，敞车被孤单单地甩到了一条岔道上。杨铁欣和王刚等人上了敞车，开始勘察现场。

劫人的老三肯定是死了。杨铁欣和王刚检查了他的身上，翻出了一把匕首和一根短铁棒。他的身上没有伤，只有后脑壳上被砸开了花。杨铁欣从血浆凝固的程度判断，他受到攻击的时间应该在半个钟头以前。杨铁欣思索了一阵，对王刚说：

“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王刚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大概是有个第四者搅了进来。可以设想：老三和狐狸劫持了朱光英，在白马山车站偷偷上了敞车。老三便让狐狸到前面去监视动静，自己守着朱光英。走到某一路段之后，这个第四者便扒上了车。应该肯定，这个第四者认识老三，因为老三身上没有搏斗的痕迹。第四者在和老三应酬了几句后，便突然袭击了他。”

杨铁欣点点头，说：“还可以肯定，第四者绝不是来营救朱光英的，他是要把朱光英弄到手。如果他要救朱光英、打倒老三，他们没有必要跳车走掉。冒那个险可并不舒服。”

“是啊，那么，那个第四者是谁呢？”王刚冷峻地扫视着车厢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杨铁欣开始仔细地检查敞车，王刚也在他身边帮忙。王刚清楚，杨铁欣在勘察现场时的业务能力和机敏感觉比他强得多，他只是打打下手而已。但是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尽管这一次比平时多加了两盏勘察灯，杨铁欣还是失望地站起身，